

正视侵华历史, 寻求中日共识

——“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综述

吴 广 义

7月8、9两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主办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围绕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专著《战争罪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月7日出版中文版)展开讨论。《战争罪责》的著者、该书记述的原侵华日军官兵的子女、日本和美国的历史教育学教授和研究者20来人专程来京,同中国20多位学者展开学术交流。

学术讨论会重点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

一 评价《战争罪责》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

《战争罪责》著者野田正彰是京都女子大学教授、精神分析医学家。他以批判的眼光,对众多的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官兵进行社会调查和精神分析,从中选择了9名有特殊性的原侵华日军官兵,包括曾经活体解剖中国人的军医、组织大规模抓劳工的军官、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特务、亲手拷打致死300多名中国人的宪兵、制造细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队队员、监督中国志士和日军逃兵死刑的监狱医生、拒绝参与杀烧淫掠暴行的士兵,对他们的战场暴行心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过程、归国后对战争犯罪的深化认识做了深刻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战犯由人变“鬼”和由“鬼”变人的

精神世界,以及寻找罪责意识的艰难历程。该书还探讨了原侵华日军官兵子女如何对待父辈侵略罪行的问题,阐明日本“战后世代”(战后成长起来的人们)正确认识战争历史,加强同受害国战后世代沟通和对话的重要意义。

出席讨论会的中外学者,对于《战争罪责》在破解侵华日军官兵战场暴行心态和犯罪意识方面给予很高的评价。

日本学艺大学副教授君冢仁彦曾将《战争罪责》一书指定为该校硕士研究生班的讨论题材,这次在讨论会上又提交了《从原士兵的罪责分析中应得到哪些启示》为题的论文。君冢仁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广义等学者指出,日军官兵在家都是善良的人们,在侵华战争中何以由人变成“鬼”?尽管以往对这一问题多有研究和分析,但是《战争罪责》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侵华日军官兵的人性是怎样被极度扭曲的:

残酷的新兵训练,老兵欺负新兵,压制拒绝战场犯罪的士兵,不承认士兵对暴行恐惧而产生的神经性疾患,对脱离非正义战场的士兵以临阵逃跑处刑,并且对其家属加以“非国民待遇”的侮辱,这一系列的做法迫使士兵变成战争机器的零件;侵华日军为了培养速成军医而实行活体解剖教学,将救人的医生变为杀人魔鬼;侵华日军用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方式,对士官和新兵进行“试本事”、“练胆量”的训练,迫使日军官兵迅速适应屠杀暴行;激励士兵出人头地的升迁制度,使单纯的学生和正派的职员变成指挥“三光作战”和大规模抓劳工的军官;使朴实的农民变成严刑拷打中国抗日志士、将众多无辜平民逼入死地的宪兵;原本充满军国主义思想的右翼学生,则毫不犹豫地投入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等等。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可以从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寻找其根源。《战争罪责》则从暴行心态和罪恶意识上探察一个个善良的日本人如何在侵华战争中完成从人到“鬼”的转变;而这些日本

鬼子在侵华战场的残暴行径, 又使日本军国主义极端残暴的特点更加突出。这一新的视点, 将有助于把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和日本侵华战争史研究引向深入。

与会学者认为, 该书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 将认罪日军官兵和不认罪的日军官兵加以比较, 表明前者人生观和伦理观的重要价值, 而后的僵化感情又是多么可悲; 将日军官兵和纳粹官兵的战场暴行心态加以比较, 揭示前者更加残暴和丧失人性。这些分析和比较, 是对妄图翻日本侵华战争定案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驳斥。

正因为《战争罪责》一书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 1998年8月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后, 到1999年7月的11个月间就重印了7次。目前, 该书的朝鲜文、波兰文、英文等版本正在翻译之中, 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二 探讨日本关于侵华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

与会学者对日本社会两种战争历史理念的鲜明反差, 尤其对近年来出现的否认历史、美化战争的逆流, 表示极为关注。

野田正彰在书中驳斥了日本社会否认侵华战争历史的种种强辩, 诸如“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那不是侵略战争, 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战争”, “不能承认自虐史观”, “责任应该由行为者来负, 和战争无关的自己不存在个人责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总是被追究战争责任, 被要求赔偿, 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正因为有一些要议论日本之非的日本人, 他国才乘虚而入”等谬论。他认为这是“通过否认亲身经历的事情, 形成变态心理, 被压抑的心灵伤痕带来感情的僵直和病态的冲动”。

原侵华宪兵的女儿仓桥绫子介绍了她是如何将父亲向中国人

民谢罪的墓碑竖立起来,原侵华战犯的儿子渡边义治介绍了他们夫妇如何将父亲的战争罪行编成话剧,在日本和中国东北地区公演。仓桥绫子和渡边义治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正视侵略战争历史的艰巨性,感受到了来自周围人们的压力。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他们对日本统治阶层,对日本民众的表现深感失望。

野田正彰指出,确实有一些日本人背负着他们各自的罪责意识生活着,只是他们的想法既没能深化,也没能进行充分的分析;有一些原日军官兵向人们讲述南京的屠杀,告诉人们在中国东北地区及南方发生的屠杀,告白自己作为宪兵、特务犯下的罪行,或是记述在败逃过程中将家人、同胞弃置不顾的罪恶,但他们的声音一直被淹没在战后无罚化的喧嚣里。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刘毅从战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否认历史、美化战争逆流的背景,指出从“一亿人玉碎”到“一亿人总忏悔”,日本社会没有对侵略战争历史进行认真的反省,日本右翼势力才得以在日本战争责任这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日本学者认为,今后如何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是解决日本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日本宫崎公立大学教授王智新通过多年来对学生进行的调查,得出结论是:任何社会都是通过一定的渠道把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真相传给下一代。传授渠道主要分为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日本官方通过审查制度使教科书的战争历史记载暧昧化,经历过侵略战争的老一代人又拒绝讲述事实真相,致使日本年轻学生对战争历史知之甚少。

日本战后补偿联络会代表有光键列举各国劳工对日索赔诉讼,日本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列举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分析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一贯方针,表明了日本进步学者追究日本政府战争责任的立场。同时,日本学者认为:在战争历史认识

问题上, 单纯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是不够的, 应该敦促日本民众的反省。日本执政党政要关于战争历史的发言表现出两面性: 对内态度暧昧, 甚至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 以迎合日本民众的心理; 对外不得不做出正视侵略历史的姿态, 以减轻国际社会的压力。日本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本解决, 在于日本民众的觉悟。

三 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对当今日本社会的影响

与会学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今日本社会的影响这一重大课题, 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战后 50 多年来, 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从未停止为军国主义及侵略历史进行翻案活动, 军国主义思潮严重影响着战争历史认识问题。因此, 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的研究, 也就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鉴于有关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 无论在日本, 还是在中国, 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所以中国学者近年来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力度。在讨论会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全面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核心内容、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孙叔林阐述了日本军国主义前期的对外侵略扩张与东亚国际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键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与财阀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译审张义素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国民意识的影响。

与会学者特别注重探讨日本军国主义对当今日本社会的影响。日本学艺大学讲师桥本荣一揭露战时日本书道报国会利用“书道”煽动战争狂热, 而战后书道界没有丝毫反省之意的真相, 指出这是日本社会对待侵略战争责任的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跃斌分析了战后日本右翼团体复活和畸形发展的原因,以及右翼势力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日本桶川高校教员青砥恭以日本通过国旗国歌法为例,指出借爱国主义教育之名,行军国主义思潮复活之实的危险性;军国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卷土重来,其在日本民众中大有市场是问题的要害。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荣维木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史观与日本社会的政治走向,指出当今的日本社会,“尽管由于军国主义史观泛滥,存在着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但是也要看到,日本社会的正义进步力量从来没有放弃过同右翼势力的斗争”。

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姜国镇介绍美籍华人为促使日本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历史而开展的各种活动,表达了海外华人期待中日解决战争历史遗留问题的强烈愿望。

四 寻求中日两国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共识

近年来,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日本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历史是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之一,可是日本右翼势力仍然千方百计地挑起事端,否认历史,美化战争,大搞翻案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中日两国能否在战争历史认识上取得共识,是与会的中、日、美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野田正彰针对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历史的僵硬态度,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加害者只有站在被害者的地位,才能体会被害者的痛苦和悲惨,从心里反省和认罪,求得被害者的宽宥;加害国战后世代只有正视父辈的侵华罪行,主动同被害国战后世代沟通和对话,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和解。

渡边义治指出:如果日本社会像右翼势力鼓吹的那样,重走对外侵略扩张的老路,会受到“天罚”的。仓桥绫子指出:如果每个日

本人都不承担侵略战争历史的责任, 日本就没有前途。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赵阶琦指出: “我们同蓄意否认历史、美化战争的人, 不会有共同的立场; 同正直的学者, 则会有共同的语言。只有尊重历史事实, 中日两国才能取得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蒋立峰指出: 日本民族反省侵略战争历史是很难的事情。每逢“八一五”, 日本旧军人在靖国神社前耀武扬威, 他们企图重温侵略扩张旧梦的心态暴露无遗。如果日本按照这些人的意愿发展, 挑起战争, 失败, 再挑起战争, 再失败, 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日本才有前途, 这要靠日本民众的觉悟。决定日本发展方向的是日本国民, 绝不是右翼分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强调: 中国学者应该同日本学者交朋友, 促进感情沟通和学术交流。与会的中日学者非常赞成这一动议, 纷纷表示要为解决战争历史认识这一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症结而共同奋斗!

(作者吴广义, 1950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